

读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的《华北抗战记忆》，有一种如鲠在喉的

痛，是面对侵略者灭绝人性暴行时，内心深处最本能的悲愤与震撼。因为诸多原因，现实中有些更为残酷杀戮的血腥场面，文中还未能直接呈现。日军对开明乡绅张寿山的折磨，对民兵队长殷库的酷刑、对无辜村民的屠杀……这些不是文学艺术的渲染，而是亲历者对历史场景的真实还原。

这样的暴行，并非仅仅局限于华北大地。在中华民族广袤的土地上，弥漫着侵略的硝烟，回荡着反侵略的怒吼。7月1日，我踏入湖南溆浦龙潭镇，湘西会战之龙潭战役就在这里打响。龙潭战役历经28个昼夜的激战，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，最终将日军全面击溃。这一战的大捷，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站在抗日阵亡将士陵园英烈墓前，庄严肃穆之感扑面而来。近2000名英烈长眠于此，他们用热血和生命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英雄赞歌。陵园负责人讲解，参加龙潭战役的不仅有中国军人，还有“龙潭抗日游击队”、“抗日支队前”、“军民抗日合作队”、中学生“抗日志愿队”等共计11支龙潭地方武装队伍。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战争，“那时，镇上几乎每家每户门口都挂有白线”。

陵园有面警钟壁，上面刻着“长鸣警钟，不忘国耻”八个大字。陵园负责人指着这八个字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没有他们，哪来的我们！”这简单而有力的话语，如同一起重锤，敲击着我们的心灵。

铭记这些抗战记忆，不仅是为了缅怀先烈，更是为了警醒后人，珍惜和平，防止历史悲剧重演。（周璐）

千编:周璐
主笔:陈吕
版式:洪崇华
审校:汀浦

间挖好的，就在自家和隔壁兄弟家的屋里和院子底下，外人谁也不知道，区上干部已经在里面躲藏多次了。形势紧张时，在地道里一住就是好几天。地道洞口，就在炕席上。殷库在洞口与炕席的连接处撒上一些干土，上面铺上谷草，谷草上面铺上炕席，炕席上再铺上褥子，又把一些破被子、烂衣服堆在上面。还是不放心，最后脱掉外衣，也扔了上去……

这时，就听咣哪一声门响，日军中队长小林带着十几个鬼子和汉奸，牵着一条大狼狗，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，身边还跟着一个头缠黑布的蒙面人。

显然，鬼子是有备而来。

小林喘着粗气，一把抓住殷库的衣服：“土八路，枪的有？”

“什么土八路，枪？我刚睡醒，要出去拉屎。”殷库佯装迷糊地看着鬼子们。

小林用手指了指蒙面人。蒙面人嗷嗷嗷喘地说：“他，他是民兵队长……”

殷库听闻声音大吃一惊，这不是自己村里的民兵王凯吗？原来，日本进村后首先抓到了王凯。王凯受刑不过，直接带着鬼子来到了这里。小林似乎不相信地看着鬼子。36岁的殷库长得确实有些老相，又是一个罗锅，怎么看也不像一个舞枪弄棒的民兵队长。

小林翻译官瞪着眼睛说了几句。几个汉奸蹿上来，把殷库绑在了院中的大椿树上。

小林把战刀放在殷库的脖子上，眼珠子里冒出猎猎凶光：“你说，土八路到哪里去了？枪藏在哪儿？”

“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。”殷库无辜地看着小林，一副很委屈的样子。

汉奸队长王彩臣凑近小林：“太君，对这小子软的不行。”

小林的脸抽搐了两下，把手一挥，旁边一个汉奸上来，抡起皮鞭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殷库的脸上就出现了一道浓浓的血印。接着，皮鞭雨点一样落在殷库的身上。不一会儿，他的脸上、身上渗满了血迹，变成了一个血人。汉奸们还不要休，又抬来两桶盐水。蘸了盐水的皮鞭更加重了分量。鞭子抽在身上，像刀割一样疼。汉奸队长王彩臣翘着二郎腿，叼着烟，一边抽烟一边数着鞭数，得意地看着殷库的头垂下来。小林指望看，皮鞭下再次出现一个懦夫。一个汉奸在殷库身上泼了两桶水。过了一个袋烟工夫，殷库醒了过来。

一个汉奸揪住殷库的头发，把他的头在树干上狠狠地磕了几下。殷库已经打定主意，不管鬼子怎样毒打，绝不开口。

这时候，鬼子见一着不灵，又换了一着——灌辣椒水。他们把村里老百姓挂在墙上的红辣椒拿过来，用棒槌在钢盆里捣碎，和凉水搀在一起。鬼子把殷库的双脚绑起来，头朝下，吊在大槐树上。一个汉奸拿着一把盛着辣椒水的大铁壶，对着殷库的鼻子灌进去。浓浓的辣椒水流进了他的鼻子里、嘴里和喉咙里。殷库被呛得咳嗽不止，浑身抽搐……一连又灌了几壶，殷库被呛得七窍出血，已经昏死过去。

中午的时候，鬼子汉奸找来铁锹，在院子四处乱挖，企图把殷库家的地道挖出来。地道里的人们手举上膛，屏息静气。听着上面“咚咚”的刨挖声，大家也都准备着进行最后的血战。

殷库再一次醒过来，小林用指挥刀抵住殷库的胸部，咬牙切齿：“你的快说，枪藏在哪儿？八路军跑到哪里去了？”

殷库连眼也不睁。小林青灰着脸，迈动着皮靴，“嘎嘎”地来回踱步，地上踩出一片杂乱的脚步。既然这个家伙不开口，干脆烧死算了。一个鬼子把柴油泼在殷库身上，划着一根火柴。“嘭”地一声，殷库被点燃了。

殷库猛地惊醒过来，想到了死。院子的东北角有一口水井，他再熟悉不过。他带着一团火猛地朝水井跑去，“扑哧”一声就掉了进去。

鬼子汉奸们正得意地看着，看着他滚来滚去，本来是想取乐，不想竟落了井，赶紧咋呼着去找绳子。把殷库拖上来。怕他断气，赶在阳光下来。殷库的头发和眉毛全部烧光了，身上的衣服也已经烧烂了。他使劲地睁开眼睛，看见院子中央已被挖开了一个大坑，鬼子和汉奸仍在不停地挖着。

殷库平静下来，低声说：“枪支、八路军我都知道，在东边的野王庄。”

小林问：“你的知道？”

“我知道！”殷库尽量使自己语气平缓。“撒谎死了死了的！”小林抓起指挥刀，做出一个大力劈砍动作。

“不信？我给你们带路。”殷库说。

不一会儿，鬼子汉奸200多人全部在大街上集合起来。

殷库被两个汉奸搀着，走在前头。就这样慢慢地走，耽误的时间越长，张区长他们越能够安全地转移。大队人马缓缓地走到了村东边的小河边。殷库眯着疼痛的双眼，使劲地看了看天空。天光已经暗下来了，他估计区长他们早已安全转移了，便停了下来。他细瞅了看这个风水如画的河边，小时候自己常来这里玩耍，长大了常来这里打浆、摸鱼，是这条小河伴着他长大，而今天，这里又要成为自己的坟地了。

小林催促说：“开路，开路，停下的不行。”“太君，到了，就在这儿。”殷库装出很认真的样子。

“什么地方有？”小林下意识地向四处瞅了瞅。殷库冲小林招招手，说：“太君，过来，我告诉你。”小林信以为真，微笑着凑上前去。

“小日本，王八蛋！”殷库猛地大喝一声，怒目圆睁，使尽浑身力气，蹿上前去，抱住小林的脖子，摁倒在地，用嘴咬住了他的耳朵。小林杀猪似地嚎叫起来，半个耳朵被咬掉了。几个鬼子端着刺刀围上来，朝着殷库刺去。殷库倒在了河边。

太阳快要落山了。西方天际，残阳如血，淋淋漓漓地涂满了原野……

花周刊

华北抗战记忆（三）

□周璐



青纱帐里（版画）

古元作

李春雷：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，河北省作协副主席，河北省文联副主席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，中宣部“文化名家”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著有散文集《那一年，我十八岁》，长篇报告文学《钢铁是这样炼成的》《宝山》《摇着轮椅上北大》等38部，中短篇报告文学《木棉花开》《夜宿烟花村》《朋友——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》等200余篇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徐迟报告文学奖等。

语。寿山先生咬牙切齿，再次狠狠地摇摇头。

恶毒的火焰点燃了。大火舔着寿山先生的双脚。他拼命地挣扎着，边挣扎边怒骂……

寿山先生素来是一个文明人，从来都是笑眯眯，从来没有骂过粗话啊。

日本人愈加恼怒，愈加疯狂。烈焰中的寿山先生，棉鞋烧着了，棉裤烧着了，粗壮的双腿烧着了，浸出的油脂溢出来，滴进火里，“滋滋”直响……村民們心惊肉跳、魂飞魄散，不忍面对这惨绝人寰的一幕。

太阳在云层里闭上了眼，大槐树剧烈地颤抖着。小村所有的房子和树也都在剧烈地颤抖着。它们怎么也不会相信，举村敬佩的寿山先生竟然惨遭如此丧天良的折磨。

狗日的日本人！狗日的日本人！

就连躲藏在小村角落里的鸡狗牛羊，也都在狠狠地咒骂着，咒骂着……

日本人在小村里挖地三尺，最终也没有找到粮食和枪支弹药。撤出之前，把寿山先生的房子全部点燃，也把小村叛徒张廷俊的头砍了下来。这一天，日军在南彦寺村共杀害村民53人。

几天后，八路军23团的官兵回到小村，在村东张家菜园高搭灵棚，举行公祭。

300多名官兵在团长郝国藩的率领下，集体跪下，泣泪宣誓，为寿山先生报仇。一天夜里，宋任穷骑一匹枣红马来到张寿山坟前，磕头致哀。而后，他掏出一张纸，交给寿山先生的次子张化普，并嘱咐：从今之后，可以凭此证向当地抗日政府领取抚恤。

那是一张特殊证明，上面签盖冀南行政公署及领导人的印章。

1944年，冀南行政公署发布命令，将南彦寺村改名为寿山寺村。1953年，以寿山寺村为中心，设立寿山寺管理区。1963年，成立寿山寺公社。

我采访时，张寿山的次子张化普已经78岁了，定居黑龙江省塔山县，已瘫痪多年。

我打去电话。说起往事，他更是感慨唏嘘，哽咽难言。

我在寿山寺村采访的那一天，正好赶上大集。石榴如火，杏儿金黄，槐花柔槎，各呈黑白。太阳的暖香，静静地飘浮在街市上。熙熙攘攘，笑语喧喧。处处飘酒香，满街晃醉人。

60多年过去了，安逸早已成为人们庸常的生活。人们或许不再理会寿山寺三个字的含义。再或许，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位名叫张寿山的乡绅……

花生小贩

被采访人：
冀宏坤：男，56岁，涞源县小北关村人，曾先后任副乡长、乡长、乡党委书记，后任涞源县交通局党委书记。本文主人公冀诚，系其父亲。

冀诚：1916年生于涞源县小北关村，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长期从事情报工作。著名的黄土岭战役，他的情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1949年之后，冀诚曾任保定地区灵山煤矿筹建处党委书记。1965年离休，1993年去世。

1937年9月，日军占领涞源县。在城里，日军挨家挨户地搜查抗日人员，鸡飞狗跳，一时间，白色恐怖笼罩着涞源。日本人还在路边摆了许多盛水的缸，大白天就脱得赤条条，嘻嘻哈哈地跳进去洗澡。不少涞源人胆战心惊，只好拖儿带女地回到乡下生活。

这个时候，涞源县城日军情报部附近，却出现了一个卖花生的小摊。摊主是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，每天若无其事地大声叫卖着。路人都很惊讶，这小子真是胆子肥大，要钱不要命啊！

这个小伙子，名叫冀诚。他的顾客，大多是从各地来情报部办事的日军下属情报机关的特务，再有就是汉奸和叛徒。

情报部有两个日本人，也常常来小摊买花生。这两个日军特务，一个是中田美夫，一个叫堂前芳夫。冀诚对他俩总是很亲热，一见面，就主动打招呼，请他们免费吃花生。时间长了，他们就让冀诚教他们说中国话，冀诚也跟他们学说日本话。比比画画，嘻嘻哈哈，三个人混得像好朋友一样。

两个日本特务，常常在冀诚面前吹嘘日本

江花

2025年7月3日 星期四

寿山先生

被采访人：
张化普：男，78岁，本文主人公的次子，现居黑龙江省塔山县。

张子成：男，73岁，本文主人公的孙子，现居馆陶县寿山寺乡寿山寺村，务农。

2005年5月，寿山先生去世62年后的一个中午，我走进了他的故乡——河北省馆陶县寿山寺乡寿山寺村。谈及当年惨烈的一幕，他的孙子张子成老泪纵横、泣不成声。

张子成，是爷爷遇害全程的目击者。

73岁的张子成步履蹒跚，带领我来到村中心庙前的一个大土坑旁，颤颤巍巍地说，那时，这里全是黏糊糊的血浆，冒着热气，坑沿下滚动着几十颗人头，像一地砸烂的西瓜。

他又指着坑上沿西北角的一片空地说，这里原有一棵老槐树，爷爷就是被日本人吊在那棵树上活活烧死的……

当年的寿山寺村，原名南彦寺。由于距离县城55里，日军鞭长莫及，抗日气氛格外浓烈。

点燃小村的原因还有一个，那就是国民党鲁西游击总司令范筑先和八路军129师新九旅旅长张维翰，都出生在这里。

小村有一个民兵队，是开明财主张寿山。张寿山，1893年生，少年从军，曾在湖北督军王占元部下任职，后来升任湖北煤建局局长。1926年，王占元败散后，张寿山隐退老家，置办宅田，教子孙。日本人进驻后，一些乡绅充任伪职，送钱送粮送女人，他却与抗日政府交好，不仅自己带头募捐，还担任村粮秣委员，积极为八路军筹粮筹款。由于他的特殊影响，八路军不少高级将领常常登门拜访。

张子成清楚地记得，宋任穷、陈再道曾几次到家里做客。每次都在晚上，村里村外、房前屋后遍布岗哨。宋、陈等人与爷爷在屋里吃饭喝酒，高声谈笑，通宵达旦。那一年冬天，邓小平从涉县来到馆陶，还在他家秘密住宿3天。爷爷让家人杀了一头大猪，热情招待。白天，邓小平闭门看书。每到晚上，就带着两个卫兵到野外走一走、转一转。而后，几匹战马便悄悄进村，那是冀南军区和地方党委的主要干部。马蹄磕在门前的石阶上，火星四溅……

张子成说，爷爷身材魁梧，脸阔体胖，总是笑眯眯的。家里虽然有几百亩地，雇佣不少长短工，但爷爷精通各种农活，习惯亲手劳作。雨雪天气，就坐在窗下，教张子成学文化：“上学识字，先认姓名，认会自己，再认别人，祖父祖母，爹娘几孙……”南彦寺村西南7里许，有一个房寨镇。那一带，是八路军新八旅23团的秘密驻地。团长郝国藩，经常悄悄找寿山先生生商谈。日军胆焰高炽，八路军在平原活动，困难重重。他们默默地抽烟，苦思冥想，愁雾飘满了小屋。

日本人发现这一带八路军活动频繁，就在村南4里的法寺村修造一座炮楼。摩托和马车，来回巡逻。黄尘滚滚，恶焰汹汹。

寿山先生亲近八路的消息被汉奸侦知，炮楼里传出话来，让他小心“狗头”。

1943年阴历年前，寿山先生又为23团筹办了一批小麦。正准备送去，战局突变。部队立即转移，不仅不能带走小麦，又送来一批子弹和枪支，委托保管。他二话没说，当天夜晚，就和家人一起把这些物品藏进了自家菜园的一个秘密地窖里。小眼睛眯得圆圆，日日夜夜盯紧四周。

正月十四黎明，300多名日军突然袭来。一声报信枪响，村民全部撤退。日军进村，一无所获。

村民返回，庆祝胜利。因为根据经验，日军扫荡都是一次性，短时间内不会再来。

可这一次，小村大大地失算了。仅仅相隔一天，日本人就杀了回来。

滔天大祸，骤然降临！

凌晨时分，日军突然从四周包围小村，挨家挨户地把村民赶进村中央大庙前的一个大坑里。寿山先生一家和民兵们都来不及转移，尽在其中。

机枪架在四周房顶上，枪口黑洞洞，阴森森。

日军先是从人群中拉出一个中年人，没有问话，直接劈砍，血浆“噗”地喷出两三米……接着，日军又拉出十几个青年男女，剥光衣服，拷打、火烧、灌水，追问谁是民兵，谁是村干部。不吐实情者，立时砍头。

十几条生命，转眼崩灭。殷红惊颤，白雾弥漫。血腥浓烈，直呛鼻喉……

这时候，一个名叫张廷俊的村民经不住拷打，下跪求饶。村长范树奇，民兵武进安、范树伍、范成发和范成普等人被一一指认出来。但这些人都是硬汉子啊。拷问无果，悉数砍头。

寿山先生身被一件破棉袄，头裹一条灰毛巾，脸上涂满锅黑，抱着小孙子张子成，被人群拥挤在最中间。但是，不幸，也被指认出来。一个日本军官“乌拉乌拉”说了一通日语，几个“皇协军”便开始撬寿山先生的嘴巴，灌辣椒水。红红的辣椒捣碎后，掺凉水，辛辣无比。

寿山先生猛烈地咳嗽着，破口大骂：“狗日的小日本！野狗！……”

军官暴怒，命令把他吊在树上，又砸断一张八仙桌和两把太师椅，堆在脚下，泼洒煤油。

一个年岁稍大的“皇协军”凑上前，低声耳